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明史紀事本末 第三十五卷 南宮復辟（易儲附）

景帝景泰元年八月丙戌，上皇至自迤北，入居南宮。群臣朝見而退，大赦天下。冬□月，命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。

□一月，上皇在南宮。萬壽聖節，禮部尚書胡濙請群臣朝賀，不許。既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，亦不許。荊王瞻壻表請朝上皇，有詔止之。

三年五月甲戌，廢上皇長子皇太子見深為沂王，出就沂邸。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。先是，上欲易儲，語太監金英曰：「七月初二日，東宮生日也。」英頓首對曰：「東宮生日是□一月初二日。」上默然。至是，上意既定，恐文武大臣不從，乃分賜內閣諸學士金五□兩，銀倍之，陳循、王文等遂以太子為可易。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玠者，思明土知府瑯庶兄也。瑯老，子鈞襲知府。玠欲謀奪之，與其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，率驍悍數千人，夜馳入瑯家，支解瑯父子，納甕中，瘞後圃。瑯僕福童潛走憲司，訴玠父子殺瑯父子狀。總兵武毅知之，疏聞於朝。玠懼，乃謀為逃死計，遣千戶袁洪走京師，上疏請易太子。上大喜曰：「萬里外有此忠臣。」亟下廷臣集議，且令釋玠罪，予官都督。尚書胡濙、侍郎薛琦、鄒乾會廷議，王直、于謙相顧貽愕。久之，司禮監太監興安厲聲曰：「此事不可已，即以爲不可者勿署名，無得首鼠持兩端。」群臣皆唯唯署議。於是禮部尚書胡濙等上言：「陛下膺天命，中興邦家，統緒之傳，宜歸聖子。黃玠奏是。」詔從之。王直得所賜金，扣案頓足曰：「此何等事，吾輩愧死矣！」

秋七月，殺太監阮浪、王堯。時浪侍上皇南宮，浪門下內豎王堯者，往監盧溝橋，浪以上皇所賜鍍金繡袋及束刀貽之。堯偶飲錦衣衛指揮盧忠家，解衣蹴鞠。忠見刀袋非常制，命妻進酒醉之，解其袋刀入告變，謂「南宮謀復皇儲，遺刀求外應」。上怒殺浪、堯，猶欲窮治不已。忠屏人詣卜者全寅筮之，寅以大義叱之曰：「是大凶兆，死不足贖。」忠懼，乃佯狂。學士商輅與司禮監太監王誠言：「盧忠狂言不可信，壞大體，傷至性，所關不小。」事得寢。後英宗復辟，忠果伏誅。

寅，山西安邑人。少警，性聰敏，學京房《易》，占斷多奇中，四方爭傳之。正統中，客游大同。上皇既北狩，陰遣使諭鎮守太監裴富，富私問寅，寅筮得《乾》之初九，附奏曰：「大吉可以賀矣。龍，君象也。四，初之應也。龍潛躍必以秋，應以壬午，決歲而更。龍，變化之物也。庚者，更也。庚午中秋，車駕其還乎。還則必幽，勿用故也。或躍應焉，或之者疑之也，計七八年，當必復辟。午，火德之王也。丁者，王之合也。其歲丁丑，月壬寅，日壬午乎。自今歲數更九，躍則必飛。九者，乾之用也。南面，子衝午也。其君位乎。故曰大吉。」也先欲奉土上皇南還，朝廷率以爲詐，寅力言於石亨，亨與于謙協議，奉迎而歸。及後復辟，其言皆驗。

四年春正月，吏部尚書何文淵罷。時言官劾文淵貪縱，下獄。文淵自言易儲有功，詔書所云「天佑下民作之君，父有天下傳之子」，已所屬對也。乃令致仕。

□一月，皇太子見濟卒。

五年夏四月，御史鍾同疏請復儲。先是，同嘗因侍漏，與儀制郎中章綸論易儲事，繼之以泣。至是，遂上疏言：「宗社之本在儲位，宜復不宜緩。」聞者趨之。

五月，下禮部儀制郎中章綸、御史鍾同於獄。綸上修德弭災□四事，又曰：「太上皇帝君臨天下□四年，陛下嘗親受冊封為皇子，是天下之父也。陛下宜率群臣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，朝見於延安門，以極尊崇之道。而又復皇后於中宮，以正天下之母儀；復皇儲於東宮，以定天下之大本。」疏上，下錦衣獄鞫訊，體無完膚。御史鍾同先有言，故並逮之。

以進士楊集為六安州知州。集上書于謙曰：「奸人黃玠進易儲之說，以迎合上意，本逃死之計耳。公等國家柱石，乃戀官僚之賞，而不思所以善後乎？脫章綸、鍾同死獄下，而公坐享崇高，如清議何！」謙以示王文，文曰：「書生不知朝廷法度，然有膽，當進一級處之。」進士選知州始此。

謫給事中徐正戍鐵嶺衛。正密請召見便殿，屏左右言：「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，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，陛下不可不慮。宜出沂王於沂州，增高南城數尺，伐去城邊高樹，宮門之鎖亦宜灌鐵，以備非常。」上怒，謫戍。御史高平亦言城南多樹，事叵測，遂盡伐之。時盛暑，上皇嘗倚樹憩息。及樹伐，得其故，大懼。復辟後，正、平皆伏誅。

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上言：「宜篤親親之誼，時朝見上皇於南宮。上皇諸子，皇上之猶子也。亦宜令親近儒臣，以待皇嗣之生，使天下曉然知皇上公天下之心。」不報。

六年八月，杖大理寺少卿廖莊、禮部郎中章綸、御史鍾同於闕。同死杖下，綸仍詔獄，謫莊定羌驛丞。先是，莊上疏忤旨。至是，赴京陛見，上念及，命杖之。

英宗天順元年春正月壬午，武清侯石亨、副都御史徐有貞等迎上皇復位。先是，景帝不豫，以儲位未定，中外憂懼。兵部尚書于謙日與廷臣疏請立東宮，蓋謂復憲宗也。中外藉藉，謂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白太后，迎取襄王世子。□有一日，都御史蕭維楨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，太監興安自內出，曰：「若皆朝廷大臣，不能爲社稷計，徒問安耶？」即日，維楨集御史議曰：「今日興安之言，若皆達其意否？」眾曰：「皇儲一立，無他慮矣。」眾還，道作封事草，會稿於朝，眾謂：「上皇子宜復立。」惟王文意他有所屬。陳循知文意，獨不言。李賢以問蕭鏊，鏊曰：「既退不可再。」文遂對眾言曰：「今只請立東宮，安知朝廷之意在誰？」維楨因舉筆曰：「我更一字。」乃更「早建元良」為「早擇」。笑曰：「吾帶亦欲更也。」疏進，有「候□七日御朝」之旨。時武清侯石亨知景帝疾必不起，念請復立東宮，不知請太上皇復位，可得功賞。遂與都督張軏、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謀，叩太常卿許彬，彬曰：「此社稷功也。彬老矣，無能爲矣，盍圖之徐元玉。」元玉，徐有貞字也。初名理，以已巳倡南遷議，朝廷鄙之，後更名有貞。亨、軏從其言，遂往來有貞家；有貞亦時時詣亨，人莫知也。

是月□四日，夜會有貞宅，有貞曰：「太上皇帝昔者出狩，非以游畋，為國家耳。況天下無離心，今天子置不問，乃紛紛外求何為也。如公所謀，南城亦知之乎？」亨、軏曰：「一日前已密達之。」有貞曰：「俟得審報乃可。」亨、軏去。

至□六日，既暮，復會有貞，曰：「得報矣，計將安出？」有貞乃升屋，覽步乾象，亟下，曰：「事在今夕，不可失。」遂相與密語，人不聞。而是時會有邊吏報警，有貞曰：「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，納兵入大內，誰不可者！」亨、軏然之。計定，倉皇出。有貞焚香祝天，與家人訣，曰：「事成社稷之利，不成門戶之禍。歸，人；不歸，鬼矣。」遂與亨、軏往會吉祥及王驥、楊善、陳汝言，收諸門鑰。夜四鼓，開長安門，納兵千人，宿衛士驚愕不知所為。兵既入，有貞仍鎖門，取輪投水甕中，曰：「萬一內外夾攻，事去矣！」亨、軏亦惟有貞處分，莫知所為。時天色晦冥，亨惶惑，叩有貞曰：「事當濟否？」有貞大言曰：「時至矣，勿退！」率眾薄南宮，門緘不可啟，扣之不應。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，有貞命眾取巨木懸之，數□人舉之撞門。又令勇士踰垣入，與外兵合毀垣，垣壞門啟，亨、軏等入見。上皇燭下獨出，呼亨、軏曰：「爾等何為？」眾俯伏合辭云：「請陛下登位。」呼兵士舉輦至，兵士驚懼，不能舉，有貞等助挽之，掖上皇登輦以行。忽天色明霽，星月皎然。上皇顧問有貞等為誰，各自陳官職姓名。入大內，門者呵止之，上皇曰：「吾太上皇也。」門者不敢御。眾掖升奉天殿，武士以瓜擊有貞，上皇叱之，乃止。時黼座尚在殿隅，眾推之使中，遂升座，鳴鐘鼓，啟諸門。

是日，百官入候景帝視朝。既入，見南城，暨殿上呼噪聲，尚不知故。有貞號於眾曰：「上皇復辟矣！趣入賀。」百官震駭，乃就班賀。上皇宣諭之，眾始定。景帝聞鐘鼓聲，大驚，問左右曰：「于謙耶？」既知為上皇，連聲曰：「好，好。」明日，上皇臨朝，謂諸臣曰：「弟昨日食粥，頗無恙。」詔逮少保于謙、王文，學士陳循、蕭鏊、商輅，尚書俞士悅、江淵，都督范廣，太監

王誠、舒良、王勤、張玉下獄。命副都御史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，典機務，尋晉兵部尚書，兼職如故。出前禮部郎中章綸於獄，擢禮部侍郎。上以綸建議復儲，出之獄，喜歎良久，遂有是擢。

丁亥，殺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於市。先是，己巳城下之役，石亨功不如謙，而得侯爵，心媿之，乃推謙功，詔予一子千戶。謙固辭，且曰：「縱臣欲為子求官，自當乞恩於君父，何必假手於石亨！」亨聞恚甚。亨從子彪貪暴，謙奏出之大同，亨益銜之。徐有貞者，常因謙求祭酒，景帝召謙，辟左右諭之曰：「有貞雖有才，然奸邪。」謙頓首退。有貞不知，亦恨謙。

方上之復辟也，有貞喉言官以迎立外藩議，劾王文，且誣謙，下獄。所司勘之無驗，金牌符檄見在禁中。有貞曰：「雖無顯跡，意有之。」法司蕭維楨等阿亨輩，乃以「意欲」二字成獄。文憤怒，目如炬，辯不已。謙顧笑曰：「辨生耶？無庸。彼不論事有無，直死我耳！」獄具，上猶豫未忍，曰：「于謙曾有功。」有貞直前曰：「不殺于謙，今日之事無名。」上意乃決，遂與王文及太監舒良、王誠、張永、王勤斬東市，妻子戍邊徼。

謙有再造功。上北狩，廷臣問主和，謙輒曰：「社稷為重，君為輕。」以故也先抱空質，上得還，然謙禍機亦萌此矣。景帝嘗賜謙甲第，謙頓首曰：「去病豎子，尚知此意，臣獨何人，而敢饗此！」不許。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、袍鎧、弓劍、冠帶之屬於堂，而加封識，歲時一謹視。謙以國家多事，寓直房不歸家。謙與中貴曹吉祥等共兵事，氣陵之，故小人無不憾謙者。謙既死，籍其家，無餘貲，蕭然僅書籍耳。而正室鎖鑰甚固，則皆上賜也。謙死之日，陰霾翳天，行路嗟歎。吉祥麾下指揮朵耳者，以觴酬地而慟，吉祥恚撲之，明日復酬慟如故。天下無不冤之。都督范廣勇而知義，為謙所任，亨惡之，並斬廣。

論迎復功，封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，都督張軏為太平侯，張軏為文安侯，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，石彪封定遠伯，充大同副總兵。以袁彬為錦衣衛指揮僉事。奪大同總兵郭登定襄伯，以為南京都督僉事。召廖莊子定羌驛，賜還官。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左寺丞，諡恭愍，蔭其子入太學。

二月乙未朔，皇太后誥諭，廢景泰帝仍為郕王，歸西宮，廢皇后汪氏仍為郕王妃。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，上曰：「朕心有所不忍，可仍舊書之。」郕王薨，祭葬禮悉如親王，諡曰戾。妃嬪唐氏等賜帛自盡，以徇葬。

命汪妃出居舊王府。先是，景帝即位，立妃為皇后，後無子，有二女，次妃杭氏生見濟。景帝廢立時，後泣諫以為不可。景帝竟立見濟，而以杭氏為皇后。以後諫，故幽之宮中。至是，上以郕王薨，欲令妃殉葬。大學士李賢曰：「汪妃雖立為後，即遭廢棄，與兩女度日，若令隨去，情所不堪。況幼女無依，尤可矜憫。」上惻然曰：「卿言是。朕以為弟婦少，不宜存內，初不計其母子之命。」而皇太子雅知妃不欲廢立意，事之甚恭，遂得出舊府。太子又時時護持之，悉得挾貲屬外，二女育宮中如故，由是母子得全。

三月，封直內閣兵部尚書徐有貞為武功伯，兼華蓋殿大學士，掌文淵閣事。初，于謙之獄，中外咸側目有貞，而有貞意殊自得，請於石亨曰：「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。」石亨為言之上，上曰：「為我語有貞，但僂力，不患不封也。」居旬日，亨復言，上乃下詔封之。歲支祿一千一百石，子孫世錦衣指揮使，賜貂蟬冠玉帶。旬月之間，恩賜赫奕，與石亨、張軏埒。

夏四月，復立元子見深為皇太子。襄王瞻堵來朝。先是，土木之變，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，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。急發府庫，募勇敢之士，務圖迎復。仍乞訓諭郕王，盡心輔政。疏上，景帝已立八日矣。至是，得疏宮中，上覽之感歎，手敕取王入朝，禮待甚隆。王辭歸，上送至午門，王伏地不起，上曰：「叔父欲何言？」王頓首曰：「萬方望治如饑渴，願皇上省刑薄斂。」上拱手謝曰：「敬受教。」

六月，逮徐有貞下獄。曹吉祥、石亨憾有貞，嗾諸閹巧詆，數為險語觸上，上殊不為動。錦衣官門達復劾其阿比，排陷石亨。詔執鞫之，降廣東參政。既有以飛章謗國是者，其語復多侵亨、吉祥，於是復訴上謂有貞實主使。逮歸置獄，窮極鍛鍊無所得，摘其誥詞「纘禹神功」語，為所自草，大不敬，無人臣禮，當死。以雷震奉天門，宥為黔首，謫戍雲南金齒。有貞去，而曹、石日益專橫矣。

谷應泰曰：

土木之變，司徒不戒，車駕蒙塵，九廟震驚，百官拔舍，國無長君，不幾青城五國乎？郕王膺統，喪君有君，天誘其衷，擁駕還國。當是時，新君有捉發之迎，故主效止郊之哭，弟兄握手，且喜且悲。夫蘇、李相違，河梁戀別，聲、椒偶值，異國班荆，矧在同氣，又何能已！《棠棣》之詩，所為作也。弟又北面稽首，恭上璽紱；兄且自陳失德，不敢復事宗廟。以臣避君，弟不先兄，景能辭位，史著美談。實則大寶已登，南向讓三，西向讓再，抑又何傷焉。至於菟裘營室，吾將老焉，千秋之後，願屬梁王。舍賢與子，如上皇何！廢不復興，如天下何！

而乃初聞返蹕，不欲郊迎，旋入南宮，復止朝賀，勢且駸駸焉登臺授兵矣。不幾貪天之位，應憎寡兄，實逼處此。繼乃授旨廷臣，廢深立濟。忘餘祭傳札之言，貽德昭憂死之漸。君子謂郕王末路，自同盜國，奪門之釁，身實召焉。

若上皇者，亦宜追悔前愆，不預國事。夫平王東遷，《春秋》貶之，降為王風。英宗身受祖宗重器，輕信宵小，被繫北庭，幸而脫還，亦已得罪祖宗矣。辟之闕外之吏，棄師而歸，封疆之吏，委城而走。高帝之法，尚當引繩批根，況在至尊，短垣而自踰之乎！

即至景帝賓天，群臣力請，英宗亦宜開諭至誠，明予慚德，嗣王可輔，大統有人。玄宗出奔，靈武即位，道君北狩，康構稱尊，父子兄弟之間，豈不克全無憾者與！而乃暮夜倉皇，驅車踐位，逼景帝於彌留，假闕弁於翊戴。「奪門」二字，英皇不得正始，景皇不得正終。授受之祭，弟兄交失。而況升遐日月，史無明文，燭影斧聲，不無疑案。以至革除帝號，加戮于謙。夫景受國有名，非少帝、昌邑之比，而謙功在社稷，豈產、祿、舞陽之徒乎！觀其軫念嫠嫠，撫恩弱息，豈箕瓜蔓之涕，又何淫淫也。始知曹、石所謀不臧，小人貽誤人國，刻薄寡恩如是哉！

獨惜于謙者，百折不回於社稷無君之日，不能出一言於東宮易位之辰。處人骨肉，自古其難，漢留、唐鄴所由擅美千載也。